

續

續

續

十六卷
續六卷

續

刻演繁露序



漢董子著繁露其於天人事物備矣宋新安程文簡公因之為演繁露今其族裔孫國子生煦雕梓以傳夫知先祖之美而傳之禮之所賢也煦嘗從予游走使丐予為之序予惟君子之學以一物不知為已病故博綜而詳說之會其歸以為道先儒云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

所以然夫其然者迹也所以然者道也
故草木蟲魚非道也而所以生息則道
也器數名物非道也而所以作為則道
也精粗無二致見其所以然則無適而
非道矣自禪教流布於是始有談空守
寂之學格物之要目為支離冥心之致
詭為原本歸儒于禪是反為吾道病文
簡之學非後_上訓詁而弊_上於涉獵者

說經則探其原盡其變真見其所以然
繁露之演固窮經之餘事涉海之支流
焉耳天人事物無復遺論洞識周而精
義出非能會歸於一者邪是可以謂之
見道周益公稱其薦志汪文定遜其博
學陳定宇尚其窮經考古之高蓋皆心
服之矣若高續古為繁露之詰周公謹
議其六么羽調之不協為未考王厚伯

議其潘尼太僕歲之誤搏黍為鷲之未
詳所出蓋得其千百之一二固足為演
繁露之助又何足為文簡病乎抑文簡
不見繁露之全予得見其全於文簡之
後而又得見演繁露於文簡之裔孫綴
言於今刻幸何如哉故不辭而附其說
嘉靖己酉八月下旬日
賜進士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前奉

勅提督廣東學校按察司副使後學餘姚
陳塏撰



頃見宋刊本半葉
十一行行二十字祇十
卷此序在卷末不
審初刻僅此耶抑
因闕而移置耶惟
通體繁皆作蕃

程氏演繁露序

宋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權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著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也麟雉騶鵠荇蘋棠樸豈遽是道若未明八
者之爲何物八物之爲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
所以言蓋墾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
則繁露其後轉而爲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
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
五三而上制噐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
以下旣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
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爲噐本事而論則有



質者爲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
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
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予常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
目力窮於應物未能極欲間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
說諧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縑簡亟疏錄以備忽
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
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
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
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慙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
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貿
易益可赧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

秘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 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
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
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
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通以繁露冠書
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章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
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
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
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鞞之在前朱
雀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
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似繁露者何荅
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然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
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
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
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
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
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
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
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

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則五穀
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
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
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
後益自信予所正當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
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目錄

卷之一交婢

牛車製量尺批曹師

徐呂皮

陷河

服匿 斯羅 刀斗

日圓 與日說通

騶唱不入宮 展唱

學官 魚書

漢官稱府



韶鳳石獸

左符 魚書

淇澳

卞山

行李

水碧

碑厄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玉食

交戟

柘室

若干

邸閣

巖廊

和香

雷力救反

行馬

筮遠日

先輩前進士

花信風

金鑑

花犀帶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目錄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
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
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
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
可具非有禁約也漢常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
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



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
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
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
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軛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
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於是攷案上古駕
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
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
子弟子中有冉耕方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
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犁也其
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騤騤蕭蕭馬鳴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旣不

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旣駕車車重而鈍又未
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
有此制殆難攷也

徐呂皮

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芾而紅光滑可鑿問其名
則徐呂皮也問其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
爲之也此說出於虜傳信否殊未可知矣予案燕北雜
禮所載虜事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犀帶及黑
斜喝里皮并紅虎皮靴及道宗卽位以爲靴帶也者用
之可以華國遂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卽靴帶之制矣及
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回紇野馬皮也

用以爲靴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揉以礶砂須其軟熟用以爲靴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也者斜喝里聲之轉者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之色紅恐是野馬難得而礶砂熟常可以常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也爲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爲名呼也

陷河

沈存中曰今之推五行三命者皆借事物以寓其理如驛馬貴人之類是也然貴人驛馬今世術人悉皆知而用之惟陷河一名人固不知亦復不講故沈氏之言曰西域有沙地極虛輒人馬履之隨步湏洞如行幕上或

值甚虛處陷入其中輒不可出是爲陷河也術者旣廢此說不用亦無人能知陷河之爲何物何理也石晉天福四年嘗遣使冊命于闐以平居誨爲制置判官居誨行程記曰自沙州至樓蘭城二千餘里自樓蘭行三月過一處名陷河須束薪排連填匝兩岸乘勢急走乃始得過駝馬比人稍重卽須卸去所載獨以身行可也若適遇鋪薪不接之處不問人駝皆陷矣駝雖軀體壯大苟其陷焉亦遂全體淪沒才能露出背峯一入遂不可救故比之陷河也者卽沈氏謂命家借之以喻沉滯者也驛馬者陰陽相交第第接續如詩所謂驛驛其達者正其義也夫其驛馬陷河對立而命之名則陷河之與

驛馬必如長生之對七殺也三命家既有其名而無其義則古說之傳乎今者多不具矣何可責其必驗也

服匿

刀斗

斯羅

南唐張僚使高麗記其所見曰麗多銅田家饁具皆銅爲之有温噐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鐺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案齊雜記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噐小口方腹底平可著六七升以示祕書丞陸澄之澄之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眎其欵識果如所言夫東夷之謂服席卽北狄之謂服匿者也語有訛轉其實一物也僚之回也舟至冷泉麗兵來衛中有銅噐畫以供炊夜以擊警用顏注驗之卽刀斗矣東夷箕子之國也猶知

重古三代俎豆至漢尚存則刀斗尚其傳習而近者也若銅斯羅其義絕不可曉案張僚記新羅國一名斯羅而其國多銅則斯者斯聲之訛者又名盆以爲斯羅其必由此也中國古固有益矣皆瓦爲之故可叩擊以爲樂節者以其有聲也相如請秦王擊缶楊惲謂婦本秦也拊缶而呼烏烏皆瓦爲之質未至用銅也若其以銅爲質固不知始於何時然其以斯羅爲名而至今仍之則斯羅也者本其所出以爲之名也後世固有改用黃白二金且鍛且鑄者矣而其易盆名以爲斯羅者則其祖本由新羅來不可掩也於是酒噐之有豐也樂之有阮咸嵇琴也食品中之有畢羅鑿虛也皆本其自而立

之名也則易益名以爲廝羅自當本之新羅無疑也

日圓與日說通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圓爲喻日月如銀圓本自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真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爲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爲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復已而日行加已呼請臺官卽道山下以盆貯油對日景候之時旣及已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西北角微有虧缺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已而復非不及一分半也其

年某人總其使虜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見益知沈括銀圓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並東南故其食處多現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尚在可驗也南北異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騶唱不入宮腰喝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許人上馬處也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倡不入宮自此始也按騶倡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泣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鞬音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至階一人執儀囊不惶音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二絳鞬六人所謂騶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

名爲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己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監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觀寬御史亦稱府朱博

韶鳳石獸

黃圖曰文王立辟雍而知人之歸附靈臺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識之案此類而言卽簫韶儀鳳非真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真有獸舞也若聲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焉耳若以

爲真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真有神像顯然降格也乎
周禮樂合而天地神祇皆至是亦此理也大武之舞周
人世世用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豈世世真有周
召來集舞佾之前也歟以此求之則夫立爲象類而真
有感格益可驗矣詩曰於論鼓鐘論者商度其制而求
以撫放之也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
以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
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
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使史元忠奏當管

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
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續三碩後
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淇澳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機草木疏援爾雅云菴王芻
也郭璞云卽菴蓐草也予謂不然史記漢世河役云下
淇園之竹以爲捷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
於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爲河捷而其竿之長
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
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已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爲題
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蒞試者咎其不從訓故

黜之不取富韓公嘗辨有司之誤矣

卞山

湖州卞山其形嵯峨畧如弁狀故東坡初至湖詩曰聞有卞山何處是為君四面意求看及其至郡已久九詩所賦而及此山則字皆為卞不復為弁蓋圖經云卞姓居之故其山名卞也至風土記則曰烏程縣卞山望之有黃氣紫雲大吳故以葬焉御覽其字又加山為卞不知孰是案左氏昭九年為弁髦杜預釋之曰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卞弁古蓋通用矣謂山形為弁亦與卞通

行李

左氏襄八年子貢謂鄭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則行李當為使人今人謂出行資裝為行李固失之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岑為李故一字贅為二字涪之此語亦未必可據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是正指使人為行理也此最明證也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若以行李為行裝之具恐無所本也

水碧

李太白詩多言采水碧碧玉類也水中有此碧也字書曰碧者王之縹青者也水經於穀水源派載山海經之

言曰紵麻間其中多碧玉篇玉部引山海經亦云商山下多青碧郭璞曰亦玉類也此之謂碧卽王褒謂爲碧雞之碧也古大夫佩水蒼玉其殆用此乎今信州水精其品下而不瑩者多爲縹青之色

碑厄

王闢之澠水燕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因援楊大年談苑敘武行德金石厄以傷之傷之誠是也然此何足怪隋文帝嘗謂世之立碑者曰若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不然徒爲人作鎮石耳案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然則尚矣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通典敘六朝賦稅而論其揔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謂卽時卽時者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王制曰古者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

王食玉食

王嘉傳王食注言精好如玉周禮王齋則供玉食是真以玉參饌也玉不可炊如何可食當是參粒爲禮如今人服藥耳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三者一

類也作福作威非尋常刑賞之有定別者也天子時出
意見特有賜予誅治也故曰功多有厚賞予則孥戮汝
皆出賞罰之外以作福作威也再以其類推而求之則
玉食也者非常饌也當齋之時特設此玉如特作之威
福非常法也亦如漢武以玉屑和露之類後世乃欲求
服玉之法殆失本意矣

交戟

交戟之內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
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也

祔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祔室室必

用石者防火也

通典

若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
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

漢食貨志

邸閣

爲邸爲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
八所俗名爲倉也

巖廊

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
謂之廊俗書檐峻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
弓馬者爲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注曰

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階巖下室中故號巖郎通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上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案雜馥卽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通典四

雷力救反

五祀有中雷左氏三進及雷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雷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周禮謂之陛桓暗今官府前义子是也

筮遠日

旬之外日爲遠日

先輩前進士

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案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

擧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通典五十三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徐錯歲時記春日

金鎰

枚乘七發曰射千鎰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文選三

花犀帶

唐會要章服大和六年敕一品二品服色許服犀玉及斑犀按斑犀者犀文之黑黃相間者也此時止云斑犀

至近世其辨益詳黑質中或黃或白則為正透外暈皆黃而中涵黑文則名倒透透即通也唐世槩名通天犀若正透倒透之別出於近世也今世士夫便服而繫犀帶惟兩府始服正透從班已下即服倒透本無定制直是以正透為重耳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目錄

卷之二

牙旗牙門旗鼓

筌蹄笥

几

石蜜

護駕

盃盃

紫泥封詔

車渠

霞帔

牛衣

玉卮無當

以華陽隱居代名 花書

馬纓

坵

六帖

古每一官別鑄印

神道

卷

爆槩

五馬

鶻突

絲杉

虛封

萱草

碑生金

牙盤

鐐鑪

燭

荅人問九江說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目錄

通鑑

卷之二目錄

二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

谷人問六五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穀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牙旗牙門旗鼓

大將所建牙旗劉馮事始兼載兩義其一謂以象牙飾

旗其一謂以爪牙為義然終無的據御覽三百至其所

引兵書則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

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

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前軍列又引

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又

引後漢書光武徇河北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云中

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
戣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之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爲
牙旗其已審矣特不知真飾以牙邪或止取爪牙以爲
義也真人水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
夫以旌爲門卽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
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爲之魏博特置驍
銳可倚仗者使爲護衛名爲牙兵而典摠此兵者其結
銜名爲押衙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宇文
化及爲秦王浩丞相於帳中端坐白事者默然不應下
牙時方收啓狀與張愷參決之則是以朝晡而集爲牙
也呼謂旣熟雖天子正殿兵衛受朝謁亦名正衙當是

因牙門之義展轉以爲此名也黃帝出軍曰有所征伐
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
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是凡大將行住不
以何地皆有牙旗隨之不止軍門有二牙旗也魏志曰
典常爲張邈士牙門長大衆莫能勝常一手建之此卽
牙門大旗矣吳志陸遜討費棧以兵少乃益施牙幢分
布鼓角賊卽破散旣云益施牙幢則不止二旗矣凡滕
輔袁宏顧愷之陳子昂皆有祭牙禡牙文其所謂牙卽
牙旗也再詳此義恐旗有飾牙之理蓋旣不專以門旗
爲牙旗而五方之旗皆名爲牙恐欲重其體故飾之以
牙也耶詩之象齒五輅之象輅其爲用象亦已久矣

筌蹄筍

得兔者忘蹄得魚者忘筌筌與蹄世人習聞其名而不能察其果爲何物也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走虎非不愛其蹠也不以環寸之蹠而害七尺之軀然則蹠也者其虎足之爪或指也歟故曰環寸也言其圍一寸也唐韻曰蹠獸足也左氏肺熊蹠不熟蹠卽熊掌也係蹄者以繩爲機縻繫其蹄也決蹠者知其縻繫不可復解故自剔去其足魏魁之謂如人遭蝮螫而自斷其腕者也以類求之則兔蹄者亦設繩以縻兔也歟筌者魚筍也韻廣筍者以竹爲噐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文選有冥筌李

善曰取魚之噐也詩曰寡婦之筍又曰敝筍在梁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筍蓋橫溪爲梁梁傍開缺透水而設筍以承其下魚墮梁已卽覺水淺急趨旁闕以求入溪旣入卽陷筍中見者發筍而取之也相戒毋發我筍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

几

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故釋名曰几廢也所以廢物者也其音執其義則閣也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真經廢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彫畫爲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

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
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
踏鵠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率如
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
第古無繩床旣爲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
在袁孝居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棊
几滑淨因書真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
几而卧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
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
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滋大者數寸煎之疑如水
破如博棊謂之石蜜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
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疑輕注云甘柘
似竹煮而曝之則疑如石而甚輕又魏文帝詔曰南方
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合此數說觀之旣曰柘
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石則今之糖霜是矣又有
崖蜜者蜂之釀蜜卽峻崖懸窠其窠使人不可攀取也
而人之用智者伺其窠蜜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
及則以竿刺窠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也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卽護也近說

引相如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古曰
扈跋扈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扈行乎四校之
外也不專以護衛為義也

盃孟

東方朔傳置守宮孟下注孟食器也若盃而大今之所
謂盃孟也盃音撥今僧家名其食鉢為鉢則中國古有
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緹其上案此即是
紫泥渾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綠緹也漢趙皇后傳
曰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緹方底封御史中丞記其

曰方底即詔函矣紫泥所封即方底之函矣函外又以
綠緹封裹之也御史中丞記即謂中約書者是矣約書
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也即封緘也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
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
不知車渠又何物也御覽六百七車者車也渠者轍迹也
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
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出實賓錄二十五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盖簞衣之類也

王卮無當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王卮無當瓦噐有當君渴將何以曰以瓦噐空曰為人主漏泄群臣之語猶王卮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輒獨卧惟恐漏言於妻妾也案左思賦嘗引王卮無當以譏揚雄而曰假言珍怪如玉卮無當而卮當之為何物無有能言者今以韓子求之則當者底也平聲以玉為卮信美矣而其

下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噐有當乃為適於用也覽

以華陽隱居代名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名黜太平國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負凡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為六花判事花書之起其必始此矣常陟書名如五朶雲亦其事也王介甫當神宗正眷注時其書石字為口人皆效之故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圈盖有以也

馬纓

建隆元年涇州都校李玉謀害節使白重贊先遣人市馬纓一卽偽造制書云重贊謀逆令夷其族謂都校陳延正曰使人致此去矣上聞大驚鞠之玉棄市又李飛雄竊得馬纓遂詐稱詔斬邊帥人初亦信之卽知馬纓者使人用以爲驗也新築人請繁纓以朝卽此也今州郡惟帥臣乘馬乃始有纓建康有之它帥不製也

帖

論語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爲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爲屏者沈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

亦恐許誤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亘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群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

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卽用一印無煩改作本傳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二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長安志

券

司馬遷言李陵矢盡道窮七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音券與蔡同券蔡音皆去權反又陵傳陵發連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蔡共一臂案蔡是弩弦張之則滿臂卽弩椿也空券言上弦使滿而無矢可射承上矢盡爲文也西漢十四

爆槊

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爆槊不能得其義予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說曰江左有灼槊爲其首大如灼是其義也按字書酸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爲灼同一音也予案爾雅爆牛犂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爆牛於槊首以碧油囊籠之荆楚歲時記所說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爆槊爲第一隊則是爆槊云者刻犂牛於槊首也它說皆非也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卽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

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元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元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疋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疋還擬騎來攪擾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真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鶻突

師友談紀云錢穆父尹開封剖決無滯東坡朝次譽爲

霹靂手穆父曰敢云霹靂手且兒鶻突蹄卽俳優以爲鶻突者也鶻突者胡塗之反也殷芸小說曰孫邕醇粹有素魏武帝初置侍中舉者不中選遂下令曰吾侍中欲得渾沌渾沌氏古之賢人也於是臣下方悟遂舉邕帝大悅此語著於釋裨釋裨訓之曰世俗之俳言也鶻者渾之入突者噉之入渾者渾之去沌者噉之去也用此言觀之則謂愚無分別名爲鶻突由來古矣釋裨不書名氏其書引王介父解義卽近世人也或作陸農師

絲杉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葉栢身栢木則栢葉松身按栢葉松身乃今俗呼爲絲杉者也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萱草

詩曰焉得諼草言植之北注直以諼為萱草詩求矢弗諼之訓為忘故曰永誓不忘也又凡字必從其類而萱當從草今特舍草從言義皆可疑後見許氏說文萱之字从艸憲又作萱作媛俱以况袁為翻切乃知古詩字本作媛自唐明皇改古文代以今字乃訛媛為諼耳

碑生金

晉語云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初不曉生金為何等語案吳淑事類賦引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碑中生金表送上群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者晉為金行故金生為祥元帝中興其應也据此而言則碑中誠生黃金矣亦異事哉

牙盤

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據此即是以牙飾盤矣問之今世上食止是髹盤亦不飾牙

鐫鑪

談苑載鐐鑪曰鐐者白金也意謂以白金飾爐也是固
有本矣然恐語訛耳爾雅云烘燎焜焜也烘謂燒燎也
焜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焜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
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生麻机音盆也然
則鐐鑪亦不爲鐐當爲燎爐耳

燭

儀禮之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
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鄭元注
曰燭焜也甸人掌供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
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之出也古燭未知用蠟
直以薪蒸卽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剝樺皮藝之亦已精

矣然曲禮曰燭不見跋則是必有質可參乃始有跋耳
曲禮或是有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

荅人問九江說

前蒙疑論九江曲折冗久不報當不訝否某之論禹貢
也疑則傳疑初未嘗敢確主其見也進本於發語中已
著此意至於九江非今江州固嘗明言之矣顧經文關
及九江者多悉是經中大節目若不姑據古傳以奠其
地則凡經文中語及九江者無所指以致其辭故姑從
古傳言之不謂確不可易也春秋所書尚分見聞傳聞
爲三歐公亦不敢全廢漢儒之說而遂設爲之喻曰村
疇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

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審也秦以今淮南爲九江漢以今江州爲九江皆非鄰人親見之審矣然由今日眎秦漢如以州人而言縣事又不如姑仍縣人之言尚或可據也若舍之不用別擬一水以名九江是似州人強破邑傳或時却成荐誤所不敢安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九江所莫矣劉歆遂指彭蠡以爲九江凡今名江州以爲九江郡皆始於歆然歷世不肯主信者以匯卽彭蠡也匯與彭蠡經旣以三江名之不應添出一名謂爲九江也夫三江者南中北相參爲三是尚可應塞三數矣若九之爲九其名何自而起耶故王莽雖采歆說以此名郡而後世不肯主信者爲其

本無的據也若其指洞庭爲九江則自胡旦始而晁說之實宗師之第不肯明云其說自旦而出耳古來未嘗有爲此言者也且經之言九江也如曰九江孔殷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曰九江納錫大龜是皆因事及之猶可展轉它說矣至夫岷江原委相貫自岷山以至入海具有次第著乎經文則何可移之而它也歟經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是九江也者上承岷派由夔峽東注以下貫于東陵而後始會于匯匯者南江之與江漢合三爲一之地也今江州湖口縣是其所也洞庭也者課其大派則上承瀟湘而下逕岳州以合于江而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

世凡水皆得名江名湖也且夫漢水之大幾與岷江相敵其已大矣而其初未及入江經但稱之為漢不肯假以江名也洞庭雖大安得未會於江而遂破例以目為江乎而經亦無其語何可信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目錄

卷之三

誕馬

十教

流離

闡出

十數改用多畫字

太衍虛一

北虜於達魯河鈎魚

古用玉非純玉

著以七為數

鴻毛

河豚

禹冢

背子中禪

躡音屣

湘素雜記

宿州虹縣

舞馬

渾姓

怪石

茗燒好

富貴昌宜侯王

桔槔水車

東堂桂

含章梅粧

太守黃堂

赤米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目錄

演繁露

卷三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擅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非意荆矣然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案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為誕也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

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遠自言馬瘦懷卽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案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酉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卜教

後世問卜于神有噐名盃琰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畧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爲二有仰有俯

故亦名盃琰盃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琰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教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爲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纂曰殢神擲校是也校亦音琰也今野廟之荒涼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之俗書竹下安教者是也至唐韻效部所收則爲琰其說曰琰者盃琰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琰字也案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恂加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琰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干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爲之決非真王玉雖堅不可颺擲兼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

殼瑩白者爲之而人因附玉以爲之名凡今珠璣琲瑒
字雖從玉其實蚌屬也夫惟玼校簌既無明據又無理
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懔之說也懔之荆楚歲時記
曰秋社擬教於神以占來歲豐儉其字無所附並乃獨
書爲教猶言神所告於颺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爲明徑
也又歲時記注文曰教以桐爲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也其
擲法則以半俯半仰者爲吉也此其所以爲教也

流離

漢西域傳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
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
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

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真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爲
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
傳曰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天子
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鑄以成器于采石山之上注云采
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爲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爲自然
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
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卽京
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者自是中國琉璃遂賤
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
若果出於生成則月氏之賈從何人而受此鑄法也兼
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也東

坡作藥玉蓋詩曰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東坡謂煮
卽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
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
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製差樸鈍而色亦微
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
名番琉璃也番流離之異於中國流離其別蓋如此而
未嘗聞有以石琢者如階石之類古之謂珉又謂之
磁硤至瑛瓊琇玟皆石之似王者使此一種石而入用
自附名於玉不爲流離矣故知師古之言爲未審也

闌出

漢法闌出謂以違禁之物越出邊禁之地也無籍而冒

入宮殿則爲闌入謂其人身竊入宮禁之內也闌有遮
攔之義古字多通用蘭闌攔皆一也攔檻之版爲蘭子
虛賦云宛虹拖於楯軒注云楯軒軒之蘭版也張平子
西都賦曰伏櫺檻而俯聽薛綜曰櫺臺上欄也爲軒檻
可以限隔高下故名之爲欄是皆闌干之闌也兵器在
架曰蘭張衡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善引劉逵魏
都賦注曰受宅兵曰蘭受弓弩曰錡蓋以轄束兵器名
之曰蘭也井上四立幹四出而相交亦名爲蘭言能遮
限井口也聯木以邀遮禽獸爲闌上林之賦校獵也顏
師古注曰校以木相貫穿摠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
之也馬牛閑廐爲闌周官校人闌板以養馬故命之爲

闌也納奴婢闌中而鬻賣之亦名爲闌賈誼傳賣僮納
之闌中闌卽闌也合數者而求其義則闌出闌入之理
皆昭昭矣後世財利所在官專其入則命之爲推推者
水上獨木之橋也言獨專此水禁塞它路如一木橋然
也夫以專取爲推則犯國禁而越出越入皆當爲闌矣
十數改用多畫字

古書一爲弋二爲弋三爲弋蓋以弋爲母而一二三隨
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爲一單書二畫三
畫爲二爲三起自何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
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參肆之類本皆非數
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爲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爲姦

耳本無義理可以與之相更也若夫十之用拾八之用
捌九之用玖則全無附並也然亦有在疑似間者易之
參天雨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是嘗以參
爲三矣顏子不貳過士有貳宗國不堪貳爲其與正爲
副則貳之爲二尚或可以傳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
固已訛大臺爲太壹矣薛宣傳本曰壹笑爲樂而傳本
乃作壹笑爲壺矢則是此時一已爲壹矣若元本不用
壹字則一字本止一畫何緣轉易爲壺爲矢也若曰唐
至明皇始盡以今文代去古文因盡歸咎明皇則師古
之時漢書傳本何爲已變大臺以爲太壹壹笑以爲壺
矢耶又凡漢書一字皆以壹代則一變爲壹久在明皇

之前矣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用阡陌之
阡公伯之伯者予故疑舊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
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大衍虛一

正易新法之論大衍曰掛一之在四十九元不入用則
雖去之無欠也其意以爲揲著之初此一旣掛左指則
自不預揲數聲之數鞮矣及其四已定此一又歸奇扞
則又不入七八九六之用故曰去之無欠也此蓋以象
數言易於有爻之後而不知超象數以求易於未爻之
前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之生二是虛
一之能生天生地者也夫天地得此之生於太極也其

象在著則分一爲二是其形容已然此之分二者從何
而來豈非從一握則四十九用皆藏一握之內及其分
一握以爲兩握則一已生二而一遂無見聖人於是卽
五十著中取其一著掛之左指者旣不以揲又不循數
其意蓋示四十九用之上此之一數處揔無爲而四十
九者各以七八九六聽令而受數焉耳故此一雖虛而
天下之實莫不由之以出則安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
無用之用也故知此說不能求諸未爻之前也

北虜於達魯河釣魚

燕北雜錄載契丹興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扞圍射鹿
釣魚等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

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虜十餘年以善歌隸帳下
故能習虜事詳悉凡其所錄皆珪語也達魯河鈎牛魚
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鈎魚然非鈎也鈎也此之所
記於虜爲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正月也達魯
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鈎是魚也虜
王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
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虜帳其床前預
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
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鈎也魚雖
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
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眎也

魚之將至伺者以告虜主卽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鈎擲
之無不中者旣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卽曳繩出之謂
之得頭魚頭魚旣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古用玉非純玉

古禮用玉甚多而玉不乏或疑古玉多於後世是則然
矣然而有說也說文玉部案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
用駝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玉石相半也然則瓚將
云者其質半玉半石而駝者五分其質而四分爲玉一
分爲石也然則古之禮玉惟天子所用通體是玉若其
間雜之以石則不用也自上公以降則駝瓚將之質雖
不免雜之以石亦入用也則其禮用雖多凡半珉半玉

亦入用也紹興十三年間或於會稽禹廟三清殿前發地得瘞玉官寺初未之知人多分取及縣官知而錄之止餘四物其一蒼璧也色帶青一邊有土黥處稍變爲土黃色不知在瘞幾年矣其二蒼璋也極小畧可三五寸許正爲半圭之形此三者蓋眞玉也又有一物體圓如璧而旁出兩角角末卽是圭頭在禮所謂兩圭有邸者也色似玉帶白而體質甚軟觀者多用指爪掐試已成深穴細視正是寒長解石輩耳亦恐未可名之爲珉也其器具藏禹廟縣尉典之前後官遞相付授防換竊也吳民可帥越大興工浚鏡湖得小玉璧以藏公祭中迹此數物而考之以古則皆得諸禹廟其在土中者

必爲瘞玉以祭者也得之水中者則其沈祭之玉也古用玉如此之多也

著以七爲數

諸家多言著以七爲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意謂七七四十九正著之用耳歷攷諸易自數揲以及數變皆無以七爲祖者獨有七爲少陽固在四策之一然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爲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爲陽變之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揔攝它數也顧獨於末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著數之祖何所本也

鴻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鴻毛非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既大風又借便故以為賢臣遇主之喻也

河豚

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鯀鮪鮪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鮪

禹冢

漢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注云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今紹興府城東十許里有告成觀觀有禹廟相傳禹墓在廟東之小山山下又有窆石或云禹葬所用然絕無信傳又其地自在山陰縣治之東與古傳在南者

方鄉不應若紹興府府治則又在今山陰縣之西而其正南大山即秦壘山也秦始皇父子皆登此山以祭禹矣南史記秦碑至是尚在讀二世碑是也然則禹墓在秦壘山上山陰縣南而不在告成觀甚明

背子中禫

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狀如單襦袷特其裾加長直垂至足焉耳其實古之中禫也禫之字或為單皆音單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內必有中單中單之製正如今人背子而兩腋有交帶橫束其上今世之慕古者兩腋各垂雙帶以準禫之帶即本此也江充傳衣紗縠禫衣師古曰禫衣若今之朝服中禫也漢官儀曰虎

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事物紀原曰漢高帝與項羽戰汗透中單且曰中單卽今汗衫非也

躡音徒

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反躡類躡游媚富貴注躡跟爲跕掛指爲躡師古曰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爲屣其三面稍隆起惟當脚跟處正低卽師古所指也

湘素雜記

靖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曰爲麥秋案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

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

宿州虹縣

虹縣今宿州屬邑也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爲虹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卽與今呼不同

舞馬

梁天監四年襖飲萃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爲賦林傳六案此時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初教也

渾姓

劉禹錫集二十送渾大夫赴豐州其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

怪石

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怪石說者疑怪石之爲玩物不當責貢予曰非也其所謂怪非今世所玩如靈壁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爲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以怪名也怪者異也說文瑀璣玕璣璣詩之貽我佩玖有蒼璣衡以至系壁之琤充耳之琇與夫階之黑也珊瑚之赤也碧雞之碧也許氏以及漢儒皆嘗枚列其物而命名之名曰此石之次玉者也此石之能比乎玉者也以此之石而比璠璵璿璣瑜琳球則不能齊及然能超出常石之上得與真玉爲比豈非石類之卓然秀異者乎則其命爲之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且古

之用玉比後世特多不止六器五瑞而已也刀劔衣佩日用之具皆用玉也用玉旣多則所須必倍其勢不得不以似王者充代足用也故玖璣璿琇固已明用美石而夫駝瓚將之類則玉而雜石亦兼用之然則兼列怪石以期足用事之必然者也則怪石之貢以用而不以玩亦已明矣

荅婕妤

詩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許氏曰萋餘也左右者后妃左右所謂淑女也言左右淑女如河洲之有萋餘也予於是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也字或加女則爲婕妤或加人則爲婕妤皆本詩之荇菜而增偏旁也漢世名所

采良家女爲采名或亦本此矣

富貴昌宜侯王

淳熙乙巳予以大饗恩封新安郡侯時寺丞佐善小篆予問何人能刻銅當呼之使刻時因引予入一書室四壁盡是古器皆有款識其中一盆鑄寫特精而格制差淺四旁皆隱起水波中有兩魚其間不爲水紋處有篆文六字曰富貴昌宜侯王予時大病更生樂見昌宜二字意益欣然不暇究其爲何種制度也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在建寧閱唐會要見上元間高宗卽洛北營建陰殿韋洪機掘地得古銅器如盆而淺中有蹙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以較時公所藏則盆與

樣制皆與之合其中字語則隨人意向故兩語不同耳然則此制唐已前既有之矣

桔槔水車

水車古無見莊子曰漢陰丈人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則直提甕汲井汲滿卽出而灌之未有機巧也子貢於是語以桔槔之制其說曰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案此意制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繫甕一頭虛垂人者制其低昂故其挈水若抽數如沃湯也沃湯者湯之沸騰而湧起者也此其爲械比之抱甕則事半而功加倍矣然而自此時至漢皆未有今世捲水之車也不獨未有捲水之車也雖水碓水碓亦無

載焉故知智未及知也魏畧曰馬鈞若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此方是今之水車也矣出魏畧載在御覽八

東堂桂

晉郗詵試東堂得第自言猶桂林一枝東堂者晉宮之正殿也山謙丹陽記曰前殿正殿也東西堂魏制也在周爲小寢也御覽三百七十五

含章梅粧

壽陽公主在含章殿梅花飄著其額因撫倣之以爲粧樣山謙之丹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

徽音皆洛陽宮舊名也名起後漢御覽三百七十五

太守黃堂

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卽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雄黃遂名黃堂御覽堂門

赤米

國語曰越大夫種謀曰今吳旣罷而大荒存饑市無赤米注曰米之惡者也御覽三十五案赤米今有之俗稱紅霞米田之高印者乃以種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然則越時已有此米矣南史任昉傳昉解新安太守去惟載桃花米卽赤米是也

秉心塞淵馬三千

寢廟游衣冠

旌節

梅雨

佛骨

頌琴

折俎

黃麻白麻

魚袋

蝗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如五噐卒乃服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瑁圭者天子與諸侯為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已上御覽案大傳此言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即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歛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群后者即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而贄五玉以朝者

卽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
歛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
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岳巡狩皆嘗
歛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噐之歛復卽是輯班之異名矣
今獨於正月在都時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
復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
有理蓋分還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餈

徐盈飴與之一也楚辭曰秬糝密餌有餈音餈餈音餈案

和餈也釋名曰餈餅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餈小弱於

餈形怡怡然也方言曰餈謂之張皇注云卽乾餈也餈
謂之該餈謂之餈凡餈謂之餈自關而東通語也今人
名爲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蘖爲之也餈卽餈之融液
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馬后謂舍餈弄孫
者是也唐世所食餈粥是其類也張衡七辨曰沙餈石
蜜遠國貢儲卽今沙糖也唐玄奘西域記以西域石蜜
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宗令人製之味色皆踰其
初卽中國有沙糖之始耶然南史已載糖蠟曰蠟之將
糖躁擾彌甚豈其以白糖淹之耶白糖文見上

父之稱呼

漢魏以前凡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若爲文言則曰大人

後世呼父不為父而轉其音曰爺又曰爹低邪雖宮禁稱呼亦同其音故竇懷正為國爺是其事也唐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也案唐韻爹羗人呼父也陟耶則其讀若遮與今俗所呼不同不知以遮為音者自何世始也案通鑑德宗正元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多固不敢預也史釋之曰虜呼父為阿多則是正名為多不名為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皆為耶蓋傳襲已久矣

詔黃

石林言制敕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南史則東晉時已用

黃紙寫詔矣又南史傳十五卷曰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彥回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板檄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則宋世即軍補官賞功又已用黃紙矣沈約永平八年奏彈南郡丞王源曰源官品應黃紙輒奉白簡以聞則是奏彈之文嘗用黃紙矣文選又徐羨之召蔡廓為吏部尚書謂黃門已下悉以相委郭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書紙尾其曰紙尾者黃案之尾也此時選案黃紙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然也則是宋世已用黃紙為案也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其何者之為白案何者之為黃

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兩色決矣南齊東昏侯遊
戲無度臺閣案奏或不知所在闈人以紙包裹魚肉還
家並是三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
朝凡謄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紙耳槩言詔用黃
紙始於高宗不審也

儀鸞

顯慶四年高宗因群臣賀桃株生李上曰隋煬帝世常
有野雀集于殿上當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
云田野之中大有此物乃答衛士奏以為瑞仍名此殿
為儀鸞殿至今嗤笑案高宗所指校尉者乃高德儒也
一本云高德儒高祖起義執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

人主取高官遂斬之夫高祖斬德儒以為妄高宗以指
鸞為詐而儀鸞殿所置之儀鸞司者迄今不改樂其名
美不究其由也大業雜記所指為鸞者孔雀也

七牢百牢

僖十五年卷秦改館晉侯饋七牢馬注云牛羊豕各一
為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具
為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
牛失之矣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凡行禮太廟執事行事官皆未登階先於階下墜西再
拜雖人主親祠亦與群臣同拜相傳此禮名為參神案

徐鍇歲時廣記記東漢人至上陵禮曰乘輿自東廂下
太常導出西向拜山陵旋升阼階引謝承書曰蔡邕爲
司徒掾從公到陵問上陵之禮或曰昔京師在長安時
其禮不可盡聞也光武卽是始葬乃初是禮卽邕此記
而參求之是謂西漢諸陵皆在長安光武始葬東都故
明帝之上光武陵也必先望西致敬乃敢次及光武此
說差有理耳然唐會要載太宗拜陵亦先向西兩拜案
太宗時唐家方有五陵獻懿皆葬趙州趙州自在長安
東北固不應向西而拜矣景帝神堯葬于三原三原漢
池陽地又在長安正北亦不應西拜也獨元帝陵在咸
陽咸陽亦在長安西北固不爲正西矣且使尊此而先

之凡此五陵其四在北其一在西何由獨尊其一耶然
則太宗西拜其不獨向元陵亦已明矣予案漢郊祀志
東方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故凡事鬼必以西爲
尊也太祖之廟獨爲東向蓋據西以臨東卽其事也向
西之拜其殆卽謂神墓在西也不專爲一代之陵而設
也

結服

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之賦專納結服杜佑曰甸者爲
天子治田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遠近差爲五等而輕
重之則五服之凡也然則其制有可疑者焉三百里之
比四百里五百里則近矣而納結者純爲藁秸以價計

之則比納粟納米反爲輕少此其爲制何宿也杜佑曰服者服藁役其說是也凡因秸而服其役則納秸雖輕而服役則重用相補除而輕重迺得適平也秸之爲用多矣祭之席地人之藉寢皆以秸爲質齋牛駕馬皆以秸爲食凡其編列供收就加飼秣皆供役者當之故甸內五百里地田王田者其賦入之物不粟不米不總不銓專以供秸爲賦爲其賈雖賤而所供之役則費反重也佑嘗參攷周制見其廛郊甸縣所賦高下相絕或有十而取二者或有二十而取五者其差或過數等殊乖十一之則遂揔爲之說曰周稅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以輕賦而補多役使之適平則秸輕役重正以求及乎

中也此古人深意也

更點

一夜分五更者以五夜更易爲名也顏之推曰五夜謂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第也點者則以下漏滴水爲名每一更又分爲五點也張衡賦曰衛以嚴更之直凡史家記事謂乙夜丙夜之類次而言之自甲至戊五易其序則爲五更已顏之推家訓所載次第是矣五夜相次擊鼓爲節南史謂統如打五鼓是也五夜又分二十五點每點又擊點以記唐六典具載其事以故文人作文苟及更點皆以鐘鼓爲言也南史景陽樓有鐘專記曉漏不爲記點之用也特不知一更又分五點起自何世

耳水經洛陽有金墉城城東有豐置一鐘以和鼓漏又南齊宮城有却敵樓樓上施鼓持夜以應更唱高帝以鼓多警眠遂改用鐵磬疑記點以鐘意制當始乎此典
二十

秉心塞淵馬三千

衛文公秉心塞淵駉牡三千心何預焉而著以爲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祖正同一理也凡爲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蓋莊周履豨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躄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由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

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厩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爲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卽其說有本矣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皆一理也堯典談曆而鳥獸之孳革毳毼應時無爽伊尹明言烈祖之德而曰鳥獸魚鼈咸若是皆舉末明本以見無細不及也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寢前寢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者卽在廟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

者游其廟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墓側立寢漢世因之
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鼓漏理枕具盥水陳嚴具
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亦如廟寢其衣
冠月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坐衣冠稿壞失侯
是其事也然則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日墾
陵上食其來有自矣通鑑四陸機作文以譏切之但知
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旌節

周禮司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
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也予以古事攷之知旌之與節
不爲一物也符節者以合符爲信也璽節者以印封爲

信也則旌節也者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者
旗類如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齊景招虞人以旌不至
是也爲其有柄可揭有旂可垂故能建之於城則其貌
子子然植之於野則來者指以爲墾也此足以見旌爲
旗屬其類可稽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
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攷其意制中分一物而兩之
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
覈其意制全與旌旄不類也蓋節之爲信義也著之於
事若曰以此爲約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使隨多少
以自搏節不至過越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之七子男之五

皆一理也掌節之守邦節而辨其用也則守邦國者用
玉爲節守都鄙者用角爲節王與角不同而皆名爲節
者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
臣故符節瑞圭璋皆爲守土之信矣是皆以兩判可合
爲義無柄無旂非旌旄之比也唐世刺史交郡皆合魚
書是其則也其初立爲節名則取卽納之義而已及其
傳諸器物則遂名之爲節猶合符之符初時以兩相關
合爲義既有其器遂名爲符也後世但見周官旌之與
節同出而聯文遂亦以旌爲節誤矣且夫三節之出皆
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以爲函也節若果爲旗
類而乃將之以函則揭示舒垂之用皆何在也以意揣

度亦自可以知其不然也若夫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
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旄盡落漢節
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旄則此時之謂節者
正是旗類不復古制矣此卽鄭氏所見而引以證經謂
爲使人所擁者也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
盤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
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髦三重崔
豹古今注云秦制也今王公得通用之則夫以旗爲節
秦世已然而漢特因之焉耳 國朝凡命節度使者有
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
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

附並英蕩之義以求近古也蕩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蕩之蕩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兩合之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也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也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

梅雨

江南梅子黃熟時雨常淹久故曰爲梅雨北方則無此矣襄九年夏四月晉伐偃陽宿師久士旬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杜預曰向夏恐有久雨也此之謂夏卽指周之四月而夏之二月也案時序而言則此之夏雨自謂春雨不爲梅雨也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時旣指夏雨又繫之於暑故說者亦或指爲梅雨案周人都雍雍無梅雨也以周曆數之斗柄之建卯建辰建巳在周則爲夏也四月暑氣以盛故書亦通言夏暑曹操侵吳孫權謂曰春水方生足下當歸此之云春卽以建寅及辰爲月蓋漢曆用夏則其雨亦春雨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又曰秋陽以暴之周曆之秋則月建爲午未申三月也炎燠正熾故七八月之間旱最爲害而秋陽亦特熾赫也

佛骨

前史有得古骸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世遂命爲佛骨也曰若非佛骨安得有指如許之大也此固難以口

古辨矣然自佛入中國以來惟傳奕不肯苟隨嘗見佛
牙獨曰此金剛石耳非佛牙也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
可以擊之試以角扣而牙遂碎裂時人則謂爲佛牙者
豈真佛牙也哉至其長大倍常則實可駭而不當以可
駭爲真異也戊申七月十六日因讀左氏文公十一年
歷敘鄭瞞種族皆尾甚詳杜預曰鄭瞞狄國名防風之
後漆姓也防風也者卽禹之所戮謂身廣九畝其長三
丈骨節專車者是也春秋之謂鄭瞞者卽防風種族也
僑如爲魯所獲緣斯爲宋所獲榮如爲齊所獲簡如爲
衛所獲鄭瞞之族自此遂絕後世中國不復有如此長
人也此四人者惟緣斯於行爲祖而它皆兄弟也魯得

僑如埋其首於魯郭門齊得簡如亦埋其首於周晉之
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當
鄭瞞之族尚存長身之種世傳而世有之自防風以至
僑如骨節皆大不曾減殺也夫其世世傳種如此偉大
而不聞嘗有靈怪可以異乎常人則夫俗傳大脛之號
爲佛骨安知夷狄中不有一種人物自爾越異而好佛
者遂加夸飾名之以佛也左氏詳記埋骨之異以示後
世正防此類而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其長盈丈其大
十圍漢末臨洮亦見長人長亦踰丈漢史所記甚明則
雖後世亦時有人物如許長大安得見其長大而遂尊
信以爲真佛也然因左氏語而詳求之乃知鄭瞞之族

亦大有異榮如者焚如之弟也榮如以魯威十六年死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以一百三歲矣而其當生之年尚未在數也未論形骨大第其年壽如此後世亦自罕比也以此言之則古人之異今人者不止一事堯舜文武之年皆後世所無而彭祖之壽云登八百季札在吳幾與春秋相為終始此皆後世之所無也顏之推曰海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信哉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擇美櫝自為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常疑之若謂此之二器

以寫頌為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一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折俎

享有體薦體者牲之全體也薦進也謂舉全體以進也宴有折俎俎者所以盛肉也折者解牲體而析之但供其肉不供全體矣周亞夫傳獨寘大胾而無切肉又不設箸本是以此為戲不令得食耳若究其實即似古之體薦矣今列郡會客有不供食饌而準價以餉者書辭例云折俎誤也折俎之折音舌言破碎也今之折價而餉者其讀如浙言價與饌相當也

黃麻白麻

唐世王言之別有七其一爲冊書次爲制書又次爲勞
慰又次爲發日敕冊書惟除拜王公將相則用白麻紙
書封付閣門閣門集朝士折封宣讀宣已付有司書諸
竹簡是爲冊已所謂擇日備禮冊命者卽以此麻入之
竹冊而洎吉臨軒以授其人者也自制書已下至發日
敕則用黃麻紙書之老杜所謂黃麻似六經者也若降
敕旨諭事及敕牒則用黃藤紙其禮又降於黃麻矣六典

魚袋

今之魚袋本唐制也六典符寶卽隨身魚符之制曰所
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王金銀三等其符

題云某位姓名案此之謂符者初用一本對中書其人
官位姓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是
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卽內出左契以與右合參
驗而同乃始得入其在古制則官得通籍禁中者至入
宮門案牒省驗其人年貌官位皆同乃入者也武后時
改魚爲龜故崔神慶曰今五品以上佩龜者爲別敕宣
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之然後應命通鑑二卽此制
也隨身魚符其用蓋如此也今世之制但襲唐舊案官
品而授之使得佩帶爲飾焉耳而合符之制不復舉用
也於是案今制以求古則魚袋之上設爲魚形者唐謂
以王金銀爲飾者也魚飾之下有黑韋渾裹方木附身

以垂者唐制謂書其官姓名於木而中分為二者也服章有紫朱黑三異而魚飾之下盛符之囊皆用黑韋者明其為用而不為飾也唐制左符乃遂有二或其人在外則出半符為信召之使來也或此符已往而其人聞命先至則尚有一符可以為驗也此其所以右一而左二也宣召太子則用玉契事起武后時亦崔神慶所建也此之荆建玉契制亦本於隨身魚袋也通鑑二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是北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初成窠常苦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縹青既食苗葉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為

農害俗呼橫虫

橫音戶孟反

記得紹興庚申汪彥章典鄉郡

有投牒訴此蟲名為橫彥章謂曰日有旨令恤蟲災第言徽州蝻虫為害不呼為橫也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為橫不為無本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

